

溥仪写真书系

我的丈夫

溥仪

◎ 李淑贤 忆述
◎ 王庆祥 撰著

结婚证

京西字第 658

溥仪 (男) 56 岁
 李淑贤 (女) 37 岁
 结婚，经审查符合
 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之规定。



群众出版社

北京

一九六

溥仪写真书系

我的丈夫 溥仪

◎ 李淑贤 忆述
◎ 王庆祥 撰著

群众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丈夫溥仪 / 李淑贤忆述; 王庆祥撰著.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014-5764-9

I. ①我… II. ①李… ②王… III. ①爱新觉罗·溥仪 (1906-1967) — 生平事迹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00835号

我的丈夫溥仪

李淑贤 忆述 王庆祥 撰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十五号楼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荣展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1月第1次

印 张: 13.75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2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4-5764-9

定 价: 55.00元

网 址: 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83903253

综合分社电话: 010-83901870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1979年秋，我作为一家学刊的编辑到北京组稿，偶然与李淑贤女士相逢，并有幸看到溥仪特赦后所写的书稿、文稿、发言稿、日记，以及他亲手编存的影集等第一手珍贵资料，我们由此建立起了长达十八年的友谊及合作关系，合著出书多种，其中之一就是李淑贤的回忆录。

溥仪特赦后再婚的妻子李淑贤，亲身感受到了作为公民的前皇帝不一样的人生。他们甜蜜的恋爱和家庭生活，他们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并亲切谈话的情景，他们与全国政协参观团一起到南方和西北各地参观旅游的特别感受，他们在住院治疗的日子里相互关爱的真情真心，他们在生离死别之际感人至深的话语和画面……这些都是李淑贤回忆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淑贤回忆录《我的丈夫溥仪》初版于1984年，其叙述到溥仪去世为止，修订版定稿于1996年5月，增加了李淑贤在丈夫去世后围绕逝者的一些人生经历。遗憾的是，当修订稿于1999年出版时，她已经飘然远行。

与李淑贤女士的相识相交，注定了我一生的命运，研究溥仪成了我此生工作的重中之重，甚至或好或坏地影响到了我的生活。

之后，我先后于1989年、2012年又出版了溥仪人生中另外两位关系密切的身边人——最后的皇妃李玉琴和随侍三十三年李国雄的回忆录。

1982年春，我在长春市图书馆第一次见到了中国最后的“皇妃”、时年五十四岁的李玉琴，当时她是图书馆的一名管理员。她说，早就听说我是专门研究溥仪的，并看过我写的《有福贵人》一文，一直想见见我。我们谈了半个多小时，都很高兴。在这之后，李玉琴先后当上长春市和吉林省政协委员，我也被吸纳为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特邀委员。有一天，政协负责文史的领导专门宴请李玉琴和我，席间说：李玉琴拥有第一手宫廷资料，王庆祥是研究溥仪的，你们二

人若能合作，就可以留下一段非常有价值的伪满宫廷史。我们当即答应，一部长达四十万字的回忆录工程就此拉开帷幕。

李玉琴回忆了在伪满后期被册封为“福贵人”的前前后后，她曾以少女的天真与“康德皇帝”“夫妻”相处，随后在伪满垮台后与“皇后”婉容一起度过了八个月的逃亡生活，接着又在没落皇家苦守七年，经历了无人能够感受的孤寂落寞。为了寻找当过皇帝的丈夫，她甚至在中南海新华门前拦截过可能知情的某位首长。她打小工、借路费，六赴抚顺探监，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婚。离婚后，她也曾前往北京探望溥仪，但却在“文革”中落了个“皇娘造反”的罪名，终以悲情落幕。

李玉琴回忆录《最后的皇妃》于1989年9月出版，相关电影和电视剧紧随其后，逐一问世。

我与李国雄先生的交往也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7年夏，我在北京库资胡同一处很普通的、布满“私搭乱建”的四合院内，见到了七十六岁高龄的李国雄，他与老伴住在一间带小跨院的厢房里。他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合作建议，最终留下了几十盘录音带。

1924年，李国雄年仅十二岁，便进入逊清小朝廷，成了“小皇上”的奴才，从此贴身跟随溥仪三十三年。他见证了紫禁城内溥仪与皇后婉容、淑妃文绣“帝王之家”的生活；目睹了溥仪被逐出皇宫的惊险一幕；亲历了溥仪在天津张园和静园会见中外重要人士，以及他与文绣谈判离婚的始末。溥仪离津出关的最后时刻仓皇跳入汽车后备箱内，就是李国雄亲手为其盖上后盖的。李国雄还见证了溥仪在伪满时期当傀儡皇帝的全部生活，从旅顺到长春，从“执政”到“康德”，溥仪两度访日、多次“巡幸”，李国雄都陪伴在侧。溥仪囚居苏联期间，还是李国雄巧妙伪装箱底，才得以深藏四百六十八件无价珍宝，从而顺利带回国内。直到被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李国雄依然无从选择地“陪绑”，且不能不检举溥仪的罪行。获释后，两位历经坎坷的人士又在北京聚首，谈历史，话新生，句句都关涉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生动的大事细节……

李国雄回忆录《随侍溥仪三十三年》于2012年10月出版，我接到了大量读者来信，都认为这本书与溥仪自传可以相互印证，《我的前半生》中的许多背景，都需要李国雄的叙述加以补充和注解。

上述三部出自三位与溥仪密切生活过的当事人之口的回忆录，全景式呈现了末代皇帝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生活实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是他们述说的生活细节，最能体现溥仪鲜活的个性。可见溥仪多方面、多角度的人生，三本回

忆录的当事人就是这些历史细节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都拥有任何人不能替代的身份和角色，他们的回忆具有全世界都认可的权威性！这几本回忆录成书在他们生前，并经本人过目、修改，直到定稿签字，最后交付出版。现在他们都已经过世，但他们留下的资料、情节和故事都已经进入历史，并被铭刻在宇宙永恒演进的册页之中。

现在，这三本书又得到群众出版社的支持，而作为书系，统一风格再版，给万千读者带来阅读的方便，令我很欣慰。同时增加了若干很有价值的附录内容，其中多为三位回忆录当事人的亲笔书信和短文等。衷心希望这三本书所呈现的中国末代皇帝及其后、妃、妻子多种身份的多种生活姿态，能够给读者以新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这位特殊的末代皇帝有一个全面而充分的认识。

王庆祥

2018年1月



王庆祥与作者合影于2018年

……

自序

当此《我的丈夫溥仪》将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激动。爱新觉罗·溥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皇帝，他三岁登基，是为宣统皇帝。六岁退位后又根据中华民国政府的“清室优待条件”在紫禁城内当了十三年的“关门皇帝”，直到1924年才被冯玉祥将军驱逐出宫。这以后他又长期生活在天津的日本租界内，也曾经出任“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日本投降后，他沦为苏联红军的俘虏，被押赴赤塔和伯力，度过了五年囚居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经中苏谈判而被引渡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学习和改造了整整十年，终于悔过自新，完全改变了模样，变成了公民，变成了我所熟悉的丈夫。他所著的《我的前半生》，也成了畅销国内外的奇书。现在，我要在自己的这本新书里，把丈夫介绍给希望了解溥仪新面貌的广大读者。



溥仪与李淑贤合影于1964年

我的丈夫特赦后只活了八年，就被肾癌夺去了生命，从时间上看比五十多年的前半生短了许多倍，而从生命的意义上看，又胜过前半生不知多少倍。溥仪和我共同生活了五年半，如果从相识那一天算起，就将近六整年了。我们有甜蜜的恋爱生活、幸福的婚姻生活和在病痛中互相照顾的温暖而体贴

的生活。1984年我的回忆录《溥仪与我》首版发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那本回忆录的前言里，我这样说明了撰写本书的背景：

大约是1979年8月至9月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庆祥同志来京拜访我。他鼓励我一定要写好回忆录，他说，这将对历史和民族应该作出的力所能及的贡献。他还帮助我挖掘回忆线索，拟订回忆提纲。我们商定的原则是：想出一件事就写出一件事，忆及一句话就记上一句话。他对我说：“您的回忆是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当事人第一手资料，每个字都要符合历史事实，对历史负责。”我认为这话很对。

我的回忆工作是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完成的。每当回忆的时候，就好像又置身于十几年前的生活中，我的亲人又栩栩如生地站到我的面前，我们共同沿着历史的陈迹，由此一时到彼一时，从这一地到那一地。我不知道笑过多少次了，那是因为又生活在了当年的幸福和甜蜜之中；我也不知道哭过多少回了，那是因为突然又把

怀念中得到亲人的喜悦和现实里失去亲人的痛苦联系到了一起……我的回忆可能不全面，但却是完全真实的，都是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

王庆祥同志是一位史学工作者，他在帮助我整理这部回忆录的时候，一再申明自己的观



李淑贤口述、王庆祥撰写的一幕合作场景，摄于1980年

点是要客观地描出历史原型，倘有回忆不得真切者，宁付阙如，绝不虚构。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部《溥仪与我》，就是他根据我的口述并对照和印证了溥仪遗稿之后整理成书的。初稿完成后，王庆祥同志又来京，和我共同对全书逐字逐段地进行了核实。我认为，改定的书稿与我口述的精神和内容都是完全一致的。当然，我的回忆只能侧重于溥仪的家庭生活方面，远不足以概括溥仪后半生的全

部；倘能略补幸而尚存的溥仪日记等手稿，那就更好了。

十二年以后，我和王庆祥先生再度合作，对《溥仪与我》加以全面修订，不但增添了我和丈夫溥仪共同生活的许多细节，还新写了丈夫去世后我作为溥仪遗孀，而在“文革”十年间以及改革开放新时代里的漫长经历。之所以能够增添大量新的内容，是因为近十几年来，前来访问我的中外各界人士、记者、历史研究者以及普通读者、游客越来越多了。每次接待来访客人，都勾起我对溥仪的许多回忆。其中，特别是一些外国记者，从我与溥仪的相识相爱到组成家庭的经过，从平日工作到家常生活，从爱新觉罗家族、国家领导人与溥仪的关系，从我们的外出旅游到溥仪住院治疗等，无不一一细问。为了更好地回答记者的采访，我一边回忆、一边做些简要的记录，这些记录成为本书重要的新素材。

我把这本经过修订的书稿取名为《我的丈夫溥仪》，希望它能够传达出我对丈夫溥仪深切的怀念之情。当此之际，我还特别要对人民出版社第四编辑室主任乔还田先生和本书的责任编辑致意，是他们的支持与厚爱，才使我得到了和广大读者交流的机会。还有一切鼎力相助的朋友们以及所有喜欢这本书的读者们，请接受我最真诚的感谢。

李淑贤

1996年9月23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灰色的童年	1
新恋	第一次见到溥仪	5
	与末代皇帝相恋	9
	感情升华	14
	六十年代的“皇帝大婚”	20
	蜜月第一周	26
	“老来得子”成泡影	30
	教溥仪学生活	35
第二章	“皇家遗风”	39
旧影	“凡人俗事”	42
	戏迷	44
	陪伴丈夫回到他登基的地方	49
第三章	名园古刹新体验	53
重逢	真诚相爱	58
	拒绝旧礼	64
	旧仆重逢	69

第四章 交往	社会交往·····	75
	与溥仪一起接待外宾·····	81
	“奇书”问世·····	84
	江南行·····	90
	西北行·····	101

第五章 病魔	癌症袭来·····	107
	探病风波·····	110
	邻里情·····	112
	行使公民的权利·····	114

第六章 狂风	狂风突起·····	119
	敢说真话的溥仪·····	123
	“红八月”有惊无险·····	130
	“旧账”新算·····	134

第七章 病逝	绝症缠身·····	139
	最后一个夏天·····	142
	溥仪在我身边去世·····	145
	追悼会在十三年后举行·····	150

第八章 忆旧	搬出东观音寺·····	157
	开始写回忆录·····	160

第九章	《溥仪的后半生》出版了·····	163
尾声	生活在皇族中间·····	165
	迟到的宣判·····	173

后 记	·····	177
-----	-------	-----

附 录	我丈夫溥仪是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见证人	
	——李淑贤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	179
	为自己申辩	
	——驳沈醉·····	183
	笔下春秋变幻	
	——《我的前半生》写作及成书目击记·····	185
	我欣慰·····	189
	溥仪和我的婚后生活	
	——笔伐美国《新闻周刊》文化版主笔	
	爱德华·贝尔·····	190
	我珍惜名誉和尊严	
	——驳《“末代皇后娘娘”李淑贤的后半生》·····	194
	让美国人民了解溥仪	
	——《我的丈夫溥仪》英文版后记·····	198
	让泰国人民了解溥仪	
	——《我的丈夫溥仪》泰文版后记·····	200
	让日本人民了解溥仪	
	——《我的丈夫溥仪》日文版前言·····	202

第一章 新恋

灰色的童年

1924年9月4日，我出生在风光明媚的西子湖畔。然而，这被誉为“人间天堂”的地方并不属于穷人，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十分凄惨的日子里度过的。

母亲李张氏是家庭妇女，带着比我大十三岁的哥哥阿毛和我一起住在杭州，靠父亲每月寄点钱维持生活。父亲李金生在上海中国银行当职员，他和母亲的感情很不好，长年在外，每隔几个月，或是逢年过节才回家看看俩孩子，他一回来总要和母亲吵架。后来父亲在上海又找了一个女人，对母亲更坏了，每月给家里的生活费越来越少，我家的生活也更艰难了。

母亲没有文化，却有一双巧手。她缝制皮袄、旗袍等服装，比成衣铺出的样式还好，做工十分精细，还能绣出花鸟虫鱼、龙飞凤舞的各式图案，生动有趣。虽有许多太太、小姐送活计上门，但所挣的工钱并不能使我家生活丰足，有时候母亲还带着哥哥和我到郊外挖野菜充饥。记得有一种野菜俗名叫马兰头，烧着吃很有味道。我家每年都挖很多野菜，吃不了的便晒干留到冬天再吃。我家小院子里种了很多竹子，竹笋除平常食用外，还要存一部分做过冬食品。

生活虽苦，但娘儿仨在一起，互相爱护，彼此体贴，还觉得挺温暖。旧社会的妇女对自己的孩子都有些重男轻女的思想，母亲也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一心想把阿毛哥供养到大学毕业，作为自己后半辈子的依靠。为了供养哥哥上学，我家常年只吃粗饭素菜，从不买肉。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阿毛哥高中毕业那年，暑假期间在西湖边上游玩时突然患病，母亲没钱送他去医院，又缺乏医疗常识，病势日重，很快就死去了，他那年才十九岁。可怜的母亲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泪水满腮，思念儿子，精神上经受了严重的刺激，终日痴痴痴痴，几乎失常。但母亲很刚强，不顾环境恶劣，仍然送我入学读书，为了母女的生活而辛勤操劳。

然而，她终于在我八岁的时候病倒在床，含恨离开人世，死时还不到四十岁。

阿毛哥和母亲先后病逝，而我还是个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无法独立生活，父亲遂在1932年把我带到上海，住进英租界内陌生的新家中。有一个女人和父亲住在一起，他们显然已在一起生活了多年，父亲让我管她叫“妈妈”，我不愿意，父亲说这是为我找的继母。继母很刻薄，对我百般虐待。我当时在清华小学读书，每天放学一进家门便有干不完的活计。继母视我为“眼中钉”，动辄拳脚相加。有时我和继母生的弟弟打架，不管谁是谁非，继母总是打我，常常打得我鼻青脸肿。

挨了打，受了委屈，我只有在睡觉时暗暗抽泣，每天眼泪一串、鼻涕一把地苦熬岁月。有时父亲见我眼睛又红又肿，追问我为什么哭？我不敢说，因为继母不准我告诉父亲，否则会打死我。

“是不是又挨打了？”

“没有。”

“那是同学欺负你了？”

“也没有。”

“那为什么哭？”

“自己跌跤了。”

父亲还是疼爱我的，自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为此而生继母的气，经常与之吵架。继母不但虐待我，还会因为父亲疼爱女儿而大生妒意。我记得有一次过节，父亲给我买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还买了一双小皮鞋，一进门就慈爱地对我说：“小妹小妹快来试试！”平时父亲下班，总要带些水果回家，也常常多塞给我一两个，结果继母必定生气，认为父亲偏心眼，两人又要吵架，闹得很凶。

我十二岁的时候，有一次跟父亲去红庙看热闹，那里有很多烧香的人。回到家里我就发烧了，呕吐不止，父亲马上把我送到医院，经确诊为伤寒。治疗了一些日子，病刚好，不料吃了一个芒果又发起烧来，吃什么吐什么。因为伤寒是传染病，大夫让我住院，但父亲不放心，一定要带我回家，并让我住在大客厅里。凑巧赶上继母过生日，请来了一些客人，遂让我搬到楼上去住，但父亲不同意，他向继母嚷道：“女儿的命要紧！”硬是把最好的环境留给了我。那次我病得很厉害，伤寒反复发作，连头发都掉光了，父亲特意为我请了一位有名的中医大夫为我诊治，又买黑芝麻磨成粉给我冲茶喝，每天还给我买回一个甲鱼清蒸吃，他每天上班前还要炖好天然白木耳看着我吃下去才肯出门。他精心调养我，直至我的身体完全康复。

然而，我的命好苦，唯一疼爱我的亲人——父亲，却在我十四岁那年一病不起，数月后他拉着我的手，满腹遗恨又很不放心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父亲死后环境大变，继母不准我继续上学，把家务活儿全放在了我身上，伺候她和弟弟。我不但要管吃喝拉撒睡，还要给继母烧烟泡，伺候她吸鸦片。由于每天起早贪黑睡眠不足，我常常一边烧烟泡，一边打瞌睡。这时，继母就用烧热了的烟钎子扎我的手，把肉皮都烧焦了，痛得我大声哭喊，却只能引来继母更严厉的目光！我真像童话里的灰姑娘一样，扮演受气包的角色，挨打受气后，连个说几句安慰话暖暖心的人都没有。

凶狠的继母还不让我吃饱饭，竟给我立下家规：一、每顿饭只能吃一小碗，不准多吃；二、只能吃剩的，不许吃好饭菜；三、只能在厨房吃，不准上桌与家人共餐。我吃不饱，实在饿得挺不住了，就趁继母不注意时偷偷吃点零食。一次继母炖了一锅红烧肉放在厨房，我急忙夹了一块吃掉，不料被继母发现，她怒目圆睁，举起拐杖向我打来，鲜血顿时顺着我的头顶淌下，把上衣染红了一片，继母也不送我去医院，只抓了几把香灰涂抹在我的伤口上。

自从父亲病逝，家庭坐吃山空，生活日渐窘迫，继母开始在十五岁的我身上打主意了，她要把我嫁给一位同学的父亲的朋友。我和那位同学两家相邻而居，因此常到她家去玩，有时会碰上那个胖胖的老头，他一见我就表现出很亲近的样子，叫我“小妹妹”，让我走过来抚摸我的肩头或在脸颊上亲一亲。当他得知父亲病逝、继母待我又不好等实情后，顿起坏心，遂跟我那位同学的妈妈说，他喜欢这个女孩子，他有钱，虽然已有太太和姨太太，还想娶小，托那位同学的妈妈说媒。这位大公司的老板许愿说，如果女孩同意嫁，就给继母买一处洋房并给一大笔钱做聘礼，还让继母和我住在一起，长期供养。我的同学听到消息先跑来告诉我，可把我吓坏了，那个阔佬比我父亲的岁数还要大呢！但继母却认为这是不可放弃的发财机会，从这一天起她对我突然好了起来，先是劝我嫁给老头，说什么嫁过去就可以终生享受荣华富贵，我毫不客气地反驳道，那你就嫁给他好了！继母竟厚颜无耻地说，人家不要我呀！继母一看哄我不成，又来厉害的。为了卖我，她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

有一天阔佬请客，受邀与席的除同学一家外，还有继母和我，继母骗我说要去参加父亲的一位朋友的宴会，要我打扮得漂亮一些，我是瘦高个儿，皮肤较白，眼睛也大，梳着一根长辫子，继母端详了一会儿，露出狡黠的笑容。当我被带进一座富丽堂皇的洋房客厅以后，就看见那个阔佬坐在首席，我一下子明白了，回

头就跑，搅散了他们的好事。继母气急败坏，回家后把我暴打了一顿。从此以后我更遭罪了，最难以忍受的就是不给饭吃，继母还总是恶狠狠地骂道：“饿死你！”但无论她怎样折磨，我坚决不同意嫁给那个阔佬。

当时我很难过，很痛苦，厌倦了这吃人的家庭和社会。有一次趁着继母睡觉的时候，我偷了她的几个大烟泡，前思后想，吞恨咽泪，痛不欲生，决心要找父亲去。当时我家住在由前楼、后楼和亭子间组合的建筑内，我在后楼自己的房间里吞下大烟泡以后，便无法自控地折腾起来，惊动了住在前楼的一位男医生和一位女护士，等他们跑过来弄开房门时我已经昏迷不醒了。两位好心人急忙把我送进医院抢救，从口腔下胶皮管洗胃，把我从死神手中拯救了回来。

然而，前程仍然是黑沉沉的，继母还要把我嫁给那肯出钱的老头，不知哪天仍将有大祸临顶。十七岁那年，我终于发现一丝光亮儿，遂毫不犹豫地扑过去，从静安寺路跑马厅附近继母家的鸡毛掸子下逃进梅白克路的姑妈家中。这位姑妈原本也是后续的，但平时对我很关照，姑妈是二房东，靠房租收入吃饭。我在她家才住了几天，继母便跑来要人，姑妈以“没有来”一再搪塞，然而，继母哪里肯信，又找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姑妈门前房后转来转去，或找茬儿打架，姑妈担心顶不住，我又要落入虎口，就想把我转移出去。姑妈只有两个女孩，大女儿当时已经结婚，家住北平，小女儿嫁给了一位牙科医生，就在上海，姑妈遂指点我暂往北平大表姐家躲避，于是我从上海来到了北平。

大表姐的丈夫是广东人，做生意的，早已去世，她从二十七岁守寡，带着两个孩子只能靠洗衣度日，生活很艰难，而我又给她增加了负担，心里很是过意不去。表姐终于难以为继了，不得不在我十九岁那年带着两个孩子投奔丈夫的老家，又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了北平。

一个毫无社会经验的少女，处于兵荒马乱的年月，实在难以孤身生活下去，只好选择结婚之途。雪上加霜的是，从此我又陷入了一桩可憎的婚姻之中。

婚姻可憎是因为我被迫而嫁的那个男人可憎，这个纨绔子弟既把我骗到手，又金屋藏娇，玩弄别的女人，做出我无法容忍的事情。从此在婆家长期过着独处的生活。

直到1949年8月北平这座苦难的城市即将转归人民的时候，我终于摆脱了旧式封建家庭的束缚，并进入北京毓文学校学习班补习文化。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10月北平改称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我看到了光明，有了希望，内心充满喜悦。当时我还年轻，决心掌握一门技术，从而走上自食其

力的道路。一天我浏览报纸时无意中发现一则招考护士的简章，原来有家惠英护士学校在东四南大街礼士胡同办班开学，我便约了几个女伴报名应试，事遂人意，很快就被录取了。经过两年专业基础知识的速成培训，继而又跟着苏月萍老师在一家诊所实习，刚开始时在妇科产房看人家生孩子感到很害怕，经过两年的实践教育，我终于掌握了临床护理技术。

1955年经人介绍到朝阳区东大桥景山诊所当了护士。诊所的倪大夫是台湾人，日本医学博士，擅长小儿科，医术高明，在朝阳区颇有名气。虽然每天患者很多，工作任务繁重，但倪大夫还是抽出些时间给我讲课，在将近两年的诊所实践中，我的护理操作技术越来越熟练了，医学和临床知识也越来越丰富了。

1958年在朝阳区卫生局的领导下，私人诊所都被组织起来，成立了中西医结合各科俱全的关厢医院，我也被聘用，成了这家新型医院的护士。



1960年前后，李淑贤在关厢医院门前与同事们合影

第一次见到溥仪

当我离开惠英护士学校并当上景山诊所的护士之后，我在经济上自立了，随即义无反顾地从旧家庭中摆脱出来。

因为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史，我对处理个人的感情问题特别慎重。好心的同事、邻居多次为我牵线搭桥，连我们医院的领导同志也很关心我的个人生活问题，他们介绍的对象中，有的是有职有权又有地位的革命老干部，有的是有才貌又有钱的民主人士，还有的是医生或工程师，但我衡量再三，都婉言谢绝了。时光荏苒，我已经习惯了年复一年的独身生活。

1962年旧历正月初六（2月10日），春节后第一天上上班，我的一位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来医院看我。原来，春节期间每天都有人